

## □ 我与清华

往昔峥嵘岁月，感慨万千。我和上世纪60年代进入清华的许多校友一样，在几十年的风雨中，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又值得回味的人生，但强国富民始终是我们没有放弃的梦。

在这海内外清华学子欢庆清华大学百

年华诞的历史性时刻，衷心感谢母校对我的教育培养，衷心祝愿母校清华继续发扬传统优势，立足国际前沿，再创新的辉煌，向跻身世界一流的目标奋进，为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 放飞岁月痕

○ 邹继生（1961机械）

### 等高考通知与奔赴学校

1956年高考之后在家等通知是一段难熬的时光，我成天呆在家中不想出门。有时街坊邻居从门前路过，便询问我考上什么学校，父亲的回答总是信心满满。一天我正在帮父亲算账，入学通知书来了，一看盖有清华大学印章的信封，当然高兴。高兴之余继续算账，是简单的加减法，父亲报数字，我打算盘，打了三遍，得出三个不同的结果，父亲和我相视而笑，不再算下去，因为我的心已经开始飞翔。

我立即回南通中学办了有关手续。联络了考上北大、清华、北航的若干同学，相约结伴同行。

当时清华在上海闸北中学设有联络处，负责组织新生集体北上，可我们全然不知。十来个踌躇满志的学生从上海乘慢车，在南京、济南、天津连续中转，至8月26日到达北京时，已经十分疲劳，正巧当晚在大操场看朝鲜电影《侦察兵》，一听到其中有火车的咯嗒、咯嗒响声就想呕吐。



邹继生学长

### “未服从组织分配”

入学报到过程中，何东昌同志（时任党委副书记、工程物理系系主任，后为国家教委主任）召集部分新生在第二教室楼一楼朝南教室开会。他说，为了发展核工业，决定扩大工程物理系的规模。现从机械和动力两个系抽调部分新生转系。审查了你们的情况都是合格的云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思想上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我理解这是学校的信任；另一方面，由于前述的原因，我一心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不能撇下他们一辈子投身大西北的

崇山峻岭之中，这是一个农家子弟真实而朴素的想法。我向辅导员老师多次反映这一想法，不想去工物系（已编入物101班），学校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或许由于我的行为属于“不服从组织分配”，因而将我分配到铸造专业——一个跟钢铁和砂子打交道的专业。

### 见到毛主席

到北京之后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国庆节到天安门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9月30日，我们从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西直门站，然后步行到西单附近的大木仓小学过夜，准备第二天到天安门参加游行。当我们走到新街口时，只听到前面欢呼声大作，掌声四起，人们自动拥立在街道两旁，欢呼鼓掌，我预感这肯定是有重要人物从此处经过。此时正巧一辆平板三轮车在我前面停下，未等司机跳上去，我已捷足先登。令我万分惊喜的是，原来是毛主席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从西郊机场乘敞篷车从此路过。此时的毛主席面色红润，头发乌黑，身材高大，微胖，面对群众欢呼，微笑着挥手致意。苏加诺总统则头戴黑色民族帽，同样微笑着向群众致意。

### 杨秀峰部长发火

10月2日，苏加诺总统在陈毅元帅陪同下访问清华并拟在清华体育场发表演说，这使我们十分兴奋。本来，我们班的任务是在操场听演说，但是知道他们要在二校门下车，参观一些实验室时，我和一些同学便擅自离队去了二校门。当苏加诺下车后，刚刚由陈毅元帅介绍蒋南翔校长、刘仙洲第一副校长与其相见，同学们

便一拥而上，争相前去目睹他的风采。一时间欢迎队伍大乱。此时陈毅极为生气，命令道：“我以元帅的身份命令你们，党团员带头，向后退！”有趣的是，元帅的命令在一群大学生面前，失去了作用。由于近在咫尺，我看清了苏加诺，甚至连他脸皮上的疙瘩，手持的总统权杖的五颜六色都看得很真切。我还看到总统的侍卫，一位校级军官，此时紧张之极，不断地推搡人群，为苏加诺开道，保护他缓慢前行。鉴于当时的情况，苏加诺不得不放弃参观，而直接去大操场作演讲。由于陈毅发火，使陪同前来的高教部长杨秀峰十分尴尬。在陈毅陪苏加诺离去后，杨秀峰便在体育馆的主席台上向大学生大发雷霆，批评同学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像大学生的样子”。据在场的同学说，他竟然气得发抖。

有趣的是，两年后的1958年春，我们班正在参加修建化学馆前面的青年路的劳动，杨秀峰部长在蒋南翔陪同下，参加了我们的劳动，并与我们班大力士朱英九玩起了顶拳头的游戏。当时正开展“双反”运动（好像是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我想杨秀峰再来清华显然不单是参加劳动，而是意在挽回两年前留下的负面影响吧！

### 为理工合校签名

钱伟长先生在整风鸣放中对1953年院系调整提出异议，认为理工分校削弱了清华工科的理论基础。当时在科学馆门口挂了一个练习本，凡拥护理工合校者可以签名，我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事后在班级受到批评。80年代我受命创建淮阴工专，李绶章书记、徐燕市长聘请费孝通任

## □ 我与清华

名誉校长，费先生以自己不是工科出身为由，转请钱伟长、天津大学赵今声任我校顾问。《淮阴工专学报》创刊时，教务处程国益去上海工大办事，我用毛笔给钱先生书信一封，说明我是他的学生，希望先生为我校学报题写刊名。程国益未见到他，将我的书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不久我就收到他的回信，他满足了我们的请求，用毛笔书写了“淮阴工业专科学校学报”。但我邀请他访问淮阴工专的事，一直未能如愿。2010年7月30日，中央电视台报道，钱先生因病于上海逝世，享年98岁，我立即打电话给淮阴工学院书记建议他发出唁电，悼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

### 大炼钢铁

1958年在中国是一个头脑发热的年头，毛主席号召大炼钢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号称“三面红旗”。作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清华也搞起了大炼钢铁。有人用反射炉炒钢，我和龙锐、杨洪仕等则被安排在3立方米的小高炉上炼铁。反射炉炒出来的钢大量是氧化铁，因而是不能使用的。但我们的小高炉炼出来的生铁却是不错的生铁。我和龙锐、孟宪科等做上料工，杨洪仕等则是炉前工。其间，不断有中央首长前来视察，在小高炉旁我们见过陈毅元帅，也见过康生，陈毅是“老相识”，康生的显著特征则是一副金丝眼镜架在酒糟鼻的鼻梁上。

### 在洛拖做毕业设计

1961年秋，我们的毕业设计在洛阳拖拉机厂进行，时值生活困难时期，我们每

人备了一个大黑碗，在一拖车间食堂用餐，食堂典型食品是稀饭，河南人称作“糊涂”，糊涂里还有粘高粱面做成的方块形的粘糕，比较耐饿。学习之余，还去龙门石窟游玩，在洛河之滨留下一些用135相机拍摄的照片，成为当年美好的记忆。

在洛阳时除了看河南梆子还看了一两部香港电影。现在已没有兴趣看香港电影，觉得它小锅小灶、小里小气，太腻人。但当时看，却觉得有点生活味道，挺好。因为当时的内地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人们的思想被搞得紧张而乏味。

### 毕业前的两件事

在临近毕业离校的几天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毕业分配志愿我填报了长春，因而被认为是自愿到艰苦的地方去，于是团组织决定吸收我入团。这出乎我的意料。这恐怕不仅是我们班，也是我们这一届在校期间入团的最后一位同学了。后来我这个新入团的大龄团员一直到三十几岁在江苏盱眙县才退团。二是1962年1月10日陆定一同志为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作报告，作为临别赠言。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中宣部长，我们自然很愿意聆听他的教诲，可惜的是，这位无锡人，普通话水平实在难以恭维，连我这个对方言有点兴趣的江苏人也很难听懂多少，依稀听出他告诉我们：“你们当中既可能出马克思、列宁，也可能出赫鲁晓夫、铁托。”以此告诫我们以后注意反修、防修，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如果走错了路，就怪不得他了。

而后，我们就告别了清华园，各奔东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